



《1980年代的爱情》

野夫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年8月

野夫的新著《1980年代的爱情》不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中篇小说。首先,它带有一些自传性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非虚构文本;其次,虽然小说带有非虚构文本的性质,但与其说野夫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不如说他是在宣泄一种情绪,一种起始于1980年代初期,终结于1980年代末期的个人情结。站在小说的角度考量,它算不

不为抵达,只求成全

上是一部合格的小说,故事进展是否曲折,情节设置是否合理,均显得无关紧要。野夫沉溺其间,完全是旁若无人,自说自话,以一腔深情贯穿其中,为他的文字蒙上了一层浓浓的理想主义色彩。

所谓“1980年代的爱情”,既与“浪漫”、“纯洁”、“真诚”之类的美好词汇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与“禁锢”、“纠结”、“遗憾”这些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的确有过那样一个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年代,有过那样“既无法推开,又难以抵达。仿佛抵死缠绵,然而却是以命相搏般对抗”的爱情。那是一种小心翼翼、若即若离的爱情,是久禁复苏的人性与浪漫情感的纠缠;有着一种欲说还休的惆怅,一种进退失据的无奈;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虽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正像野夫本人所形容的那样:“我在这里讲了一个不断拒斥的故事,这是一个近乎残酷的安排,乃因这样的爱不为抵达,却处处都是为了成全。这样的成全如落红春泥,一枝一叶都是人间的怜悯。”

是的,1980年代的爱情就是

这样的,流连于虚幻之境,沉溺于过程之美,如玉石一般坚贞,像花朵一样美丽——不能说没有欲望,却从来不敢真实面对,就像那个时代一样的执着而沉重。

虽然是小说,但野夫讲述的故事却与他本人的经历非常相似:文革中的少年樵夫,文革后的天之骄子,然后命运背转,身陷囹圄,终至浪迹江湖。而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则像是一位救苦救难的命运女神,总是在他的人生陷入低谷时伸出援手,而且只是无私施与,从来不求任何回报。尽管他们之间的爱情也夹杂着欲望挣扎,“身体内部的刀枪进鸣”,却又容不得一丁点的狎昵和轻亵,就像那个已然消逝的时代,弃绝功利,激情贲张,他们犹如两个虔诚的圣徒,各自守护着内心的高贵和圣洁。

说实话,这样一尘不染的爱情,这样甘于奉献的女人,美则美矣,却终究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味,就像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只能存在于想象的世界,却很难有真实的现实基础。然而,1980年代的爱情即庶几接近这样

理想的境界,虽然那个年代还残存着太多后清教徒时代的禁锢,但彼时的社会正逐渐开放,彼时的野夫正值年轻,青春的血液与开放的氛围相互交融,的确创造出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一个爱情的传奇。直到那一切“在某个成长的黎明,被碾为尘泥”——只不过短短二十几年过去,蓦然回首,已然恍若隔世,仿佛换了人间。

野夫本人似乎也清楚这一点,他用心塑造的,其实只是一个存在于他内心的梦想世界和理想时代,并通过一个近乎虚幻的美的女人,一个哀伤孤绝的爱情,来印证那个世界和时代确属“吾族曾经的存在”。讲述这个形而上的爱情故事,既是野夫对于一个理想时代的缅怀和守望,同时,也意味着他对于当今世的批判与质疑,面对浊浪滚滚的商业大潮,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究竟应该摈弃什么?应该坚守什么?是甘愿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去?还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固守人性的纯粹?野夫正是通过一个执着而沉重的爱情故事,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态度。慧远

《谋国者》

2013年9月
林东林著
上海三联出版社

秋水长天,物换星移。作者吹去尘封在商鞅、王莽、王安石、张居正、李鸿章、康有为生前身后的千百年风烟,回味他们的生死成败,揣度他们的笑声泪影,用文学和美学纪录历史,在久远的人和事背后打捞江山岁月丢掉的细节,温暖、理性而清明。

《绩效致死》

2013年8月
[美]鲍勃·卢茨著
中信出版社

成功的原因各种各样,失败的原因却总有相同之处——比如过于追求短期效益,只盯着眼前的大馅饼。那些馅饼,终有一天,会一个又一个变成陷阱。

《荒芜城》

2013年8月
周嘉宁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笔直的坦荡的甚至粗暴的成长故事,荒芜的世道里,我们凶狠地用身体跟这个社会抗衡。生命中那些明灭闪烁的人和事,那种刺痛和铭刻,正好是,终究是“难过”,然后,所有的难过终究过去。

没有大奸,偶有小恶

者应该把他的新著《归无计》看作是一方水土的人物史,当然也不妨看作是一方水土的风俗史。我甚至以为,就像沈从文之于凤凰,汪曾祺之于高邮,皖西小城岳西有了舒寒冰的《归无计》,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地方浮于表层的人事,而是真正把握到这个地方最隐秘的精神根脉,触摸到这个地方每一点文化肌理的微妙起伏。

或许并不能把《归无计》简单地划归为小说的范畴,虽然舒寒冰笔下的人物鲜活生动、形神兼备,行文的确不无小说神采。但它毕竟还是更多地汲取了中国古代笔记的养料和长处,与中国传统的笔记文体一脉相承——既有散文化的倾向,内容亦称包罗万象、广泛驳杂。胡竹峰所说:“书怪事一波三折,写异人可惊可愕,描景物细致

入微,志奇行叹为观止,录趣闻平地惊雷,论民风清淡如水,摹艳情若隐若离。”正是此谓。舒寒冰的文字简练而富有余味,他笔下的人物则更是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像饥荒年代无所不吃的霸王嘴,火爆脾气的柳白忍,乡村发明家周迪生,职业哭灵人杨孝花……我们固然无法将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人一对号入座,却又未免总是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他们身上集合了我们所有共同的人性之常,没有大奸,偶有小恶,在普遍意义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所谓“一半传奇,一半现实”,但不管是传奇,还是现实,都是民间生活的真实体现,都是一个时代的世态人情。

事实上,舒寒冰在描写人物时,从未刻意强调时代的变迁,但

透过书中人物的命运,时代的背景却是若隐若现。从文革的风暴,到改革开放;从中国乡村的转型,到商业大潮的侵袭和消费主义的泛滥,我们分明能够从中感受到历史烟云的变幻,也分明能够感受到这些小人物心灵的迷失和挣扎——其中,不管是历史情境的荒诞,还是个人生存的荒诞,都与时代、与政治息息相关。

舒寒冰说,我们当下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无厘头和八卦的时代,“有时候,所见的真实比虚构还要虚构,比荒诞还要荒诞”。舒寒冰的文字融传奇与现实为一体,以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折射出一个皖西小城的众生相,并以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波折,揭示这个时代的“虚构”和“荒诞”。

王淼

自由、永恒与兵营

800多页、洋洋洒洒近80万言之巨,却没有像前面两位大师那样搞点什么文本实验,在二十世纪各种文学实验风起云涌之际,倒显得有些另类。

创作完《从这里到永恒》之后,詹姆斯·琼斯在巴黎待了十六年之久。而他在巴黎期间,正是法国新小说派势头正旺之时,我没有看过的其他作品,不知对他日后的创作风格有没有影响。

《从这里到永恒》从主人公普鲁伊特从军号班调至步兵七连开始,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普鲁伊特被意外击毙结束,通过短短几个月发生在普鲁伊特以及他所在的七连的一系列事件描绘了一幅美国军队和平时期生活的全景画圈,在这幅全景画里的美国大兵众生相与好莱坞大片里的美国大兵形象大相径庭。在《从这里到永恒》里我们看不到美国精神、爱国主

义、英雄主义等好莱坞大片里宣传的所谓美国主旋律,我们看到的只是陷入困境的美国大兵,看到他们的堕落生活,等级森严,以及那些为了自由而付出惨重代价的年轻生命。

其实《从这里到永恒》只要再往前走一小步,就会迈入整个人类的自由困境中而不只是军营。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曾有一句这样的经典台词:“这些高墙还真是有点意思,一开始你恨它,然后你对它就习惯了,等相当长的时间过去,你还会依赖它。”从这个意义上,也许《从这里到永恒》的主人公普鲁伊特是真正的大彻大悟者,也许只有他看到人类无论如何突不出自由的困境,所以即使在他痛不欲生,濒临绝境之际都没有想过逃跑。

既然他们突不出自由的困境,也许性、爱情、女人可以为他们提

供暂时的出口,但即使在爱情上,其实他们也是迷惑的,而女人们,无论是艾玛还是卡伦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评论阿格尼丝·卡萨尔的《跳房子》时,我曾这样写道:“当男人们淹没在形而上的河流里,当男人们因为深深地陷入绝望而疯、而死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形而上的天空轻盈地飞翔,她们划过天空的翅膀胜过他们任何深沉的思考。”这些话用在普鲁伊特们与艾玛们的对比上也是合适的。

其实对于这些士兵们来说,多年以后,当他们回忆起自己的军营生活,那深深地印在他们记忆里的,正是那些痛苦的或者快乐的每一瞬间,正如《超期服役布鲁斯》的歌词里写下的他们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如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所写下的那句话:瞬间即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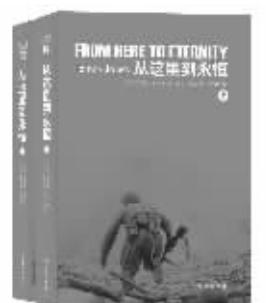
瘦竹

《你原本无须这么辛苦》

2013年9月
[美]丹尼尔·拉波特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

“辛苦”已成为当下使用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诸如工作、学业、情感、人际交往、家庭等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让我们备感辛苦。

美国著名人生教练丹尼尔·拉波特在辞职之后,投身于“不辛苦”运动,每一个人原本都无须这么辛苦。

《从这里到永恒》
[美]詹姆斯·琼斯著
译林出版社 2013年8月

读完美国作家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之后,我猜想,如果海明威或者普鲁斯特是它的读者又会怎样?我想海明威一定会觉得它太啰嗦,而普鲁斯特又会觉得它不够啰嗦。《从这里到永恒》厚厚